

长声闲话



太宰治的脸

李长声 著





太宰治的脸

李长声 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宰治的脸 / 李长声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8

(长声闲话)

ISBN 978-7-108-04860-8

I. ①太… II. ①李…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
IV. ②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5276 号

责任编辑 韩冰 封底撰文 傅月庵
装帧设计 康健 扉页刻印 周之江
责任印制 徐方 纹样支持 一芯社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 数 169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前 言

若说我和三联书店的交往，可谓久矣。

初，编一个有关日本文学的杂志，结识了前辈沈公昌文，当时他主编《读书》杂志——沈公也曾主掌三联，但结交几十年，和很多人一样，从来只把他当师友。后随潮东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公嘱我写写日本事，这就是我今生作文之始。

藉编辑及写作，与三联交往至今，算来已亲近三四代编辑了。这么持久地扶植一位作者，大概是三联的传统，却也像是我偏得。三联给我出版的第一个集子《东居闲话》，责编是卫纯，翩翩少年。其实，更早些年在辽宁出版《东游西话》，收在《书趣文丛》里，那就是沈公和吴彬策划的选题。扬之水审编过拙稿，有了大名之后还为我拨冗作序。《读书》

也曾约董炳月兄写过关于我的书评。

郑勇是卫纯的头儿，酒桌上有人说项，他慨然要给我这个三联老作者出文集，总编李昕兄也另加青眼，幸甚至哉。后来郑勇带着卫纯接手《读书》去了，这事儿就完全由韩冰打理。也真是有缘，她在日本读书时就相识，那种日本式认真，从申报选题到选目定稿，令我感动不已。

我写的是随笔。年轻多幻想，正好写小说；年过不惑，就应该写写随笔罢。又自我规定为知识性与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无趣，难以读下去；有趣而无益，不读也罢。还需要点淡泊，对于热血的读者来说却近乎泼冷水。在东京或北京偶遇私所仰慕的名人，提及上大学或研究生院时读过我在《读书》上的专栏，每每令我感叹当年世无英雄，也不禁暗喜自己不枉为过客。

我写作向来是认真的，很有点处女座性格。所写内容局限于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读来似乎也并无过时之憾。这种写作大概客观上也算是一种文化交流。或许有助于了解，但关系的好坏未必取决于了解或理解。兄弟阅于墙，彼此很了解；理解万岁，并非万能。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也带来过战争，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与中国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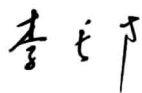
几乎每次进京都要和沈公等人聚会，只要有他在，满座皆欢。那情景掠过脑际，不由得“山寨”一首我爱读的马悦

然汉俳：

老手点了菜

面前孤立一瓶啤

要说玄宗啦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记于东瀛高洲

目次

- 村上那口井 . 1
- 东野黑笑 . 9
- 大江的痴汉 . 12
- 不领奖的作家 . 16
- 水上勉 . 20
- 又见狐狸庵 . 24
- 涩泽龙彦 . 29
- 江藤淳遗书 . 33
- 井上厦逸事 . 37
- 丸山健二的高仓健 . 40
- 文学影武者 . 43

不须放屁	. 46
美女作家	. 49
非美女作家	. 53
剧作家之死	. 56
放浪者的苦旅人生	. 62
小说长鸣警世钟	. 69
偶遇京太郎	. 75
老婆婆军团战熊黑	. 79
太宰治的脸	. 82
荷风	. 86
无赖安吾	. 92
谷崎润一郎和他的女人以及文学	. 96
混浴的感觉	. 104
一部日本小说与两度世界危机	. 108
山冈庄八的“战争与和平”	. 113
妙笔抒情情更殷	. 121
五味笔下剑气豪	. 127

刀尖自左画圆时	. 133
比小说更离奇的司马史观	. 140
剑光闪亮一池波	. 145
麒麟志在昆仑河	. 151
蝉噪如雨乡土情	. 157
苍狼之争	. 163
可爱的日本文学史	. 168
莫须有的日本文学全集	. 171
学历	. 175
自卑	. 180
亡命	. 184
私小说之私	. 189
风俗慎太郎	. 192
近过去小说	. 196
白血病文学	. 200
官能小说家	. 203
乱伦故事多	. 206

超短篇的长处	. 209
推理小说新本格	. 212
恐怖小说	. 216
青春的轻小说	. 225
临终之眼看梦二	. 229
巧取书名	. 232
读序随想	. 235
剽窃之谜	. 239
小说与胡说	. 242
日本作家与英语	. 246
编辑造时势	. 251
畅销之罪	. 255
文学杂志	. 259
对谈	. 264
芥川奖	. 268
新人奖	. 273
通译的喜剧	. 278

误译的深度 . 281

村上的翻译 . 284

翻译是批评 . 287

聪明人不写小说 . 293

代后记：关于随笔的随笔 . 297

村上那口井

村上春树喜欢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翻来覆去写在小说里。
他对井感兴趣。

至于理由，他说过：“为什么感兴趣呢，自己也不很清楚，总觉得有刺激我之处。”

“把谁都知道的事写成小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小说家哈特菲尔德这样答记者问，大概村上很赞同这个高见，所以在出世之作《听听风的歌》里先就给我们讲哈特菲尔德的短篇小说《火星的井》。不消说，火星上的事情是我们都不大知道的，就像这位1909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又于1938年6月一个晴朗的星期日右手抱着希特勒肖像左手擎伞从一百零二层的帝国大厦飞身而降实现死亡以便在墓碑上铭刻光天化日之下焉知夜的黑暗之深的哈特菲尔德，除了村上春树，无人

知晓。后来我们知道，村上夫人觉得这个小说没意思，以至他当初想重写，但迄今印行近两百万部，夫人作何感想，我们又不得而知了。

村上或许不是姑妄言之，我们也不好姑妄听之，虽然终归也不妨妄言妄听，“那是火星地表挖掘了无数的无底深井而一个青年钻进去的事。井大概是几百万年前火星人的，这一点无疑，但不可思议的是挖这些井全都小心地错开了水脉。究竟为什么他们挖这种东西，谁都不知道。实际上火星除了井之外什么都没留下。没有文字、住宅、食器、铁、坟、火箭、街市、自动售货机，也没有贝壳。只有井。该不该把它叫作文明，地球上的学者苦于判断，但井确实造得不错，经过了几万年岁月之后也没掉一块砖”。这么一来，“有一天，一个彷徨于宇宙的青年钻进了井里。他厌倦了宇宙的广大，希望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往下降，觉得井一点点舒服起来，奇妙的力量开始温柔地包裹他身体”。后来他重返地面，光阴似箭，已过去大约十五亿年，远远比山中一局棋过得快。

原来他“穿过的井是沿着时间的扭曲挖掘的”，好似美国电影里常见的时光隧道，只有风才能无生无死地彷徨于时间，而青年不能彷徨于时间，毕竟也不能彷徨于宇宙，只能内向而自闭，尤其在闭塞的时代。况且人与人不可能互相理解，所谓人，当然也包括其作品，写作并非求人理解，只不过是

自我的延伸，向人画出自己的边境。“大气微微颤动，风笑了。然后，永远的静寂又覆盖了火星的地表。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枪口抵住太阳穴，轻轻扣扳机。”寂静中应该有一声响动，倘若手枪以及子弹跟它们在地球上一样起作用，那他是死定了，不过，我们地球人无从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挪威的森林》里也有井：“是啊，她对我说了荒井的事。那种井是否真的存在，我不知道。或者那也许只是只存在于她内心的形象，符号，就像她在那些阴暗的日子里头脑中编织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不过，直子说了井以后，我没有那个井的影子就想不起来草原风景了。在我头脑里，并不曾实际见过的井的影子牢牢烙印在风景中，成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连那井的样子都能详细描绘。井正好位于草原已尽杂树林将始的分界处，草巧妙遮掩了大地赫然豁开的直径一米左右的黑洞。周围没有栅栏，没有略微加高的石垣，只有那个洞开着口。井沿的石头被风吹雨打，变成了怪怪的浊白色，裂痕累累，豁牙缺齿。绿色的小蜥蜴哧溜哧溜地钻进石缝里。探身望洞中，什么也看不见。我唯一知道的是反正它深得可怕。深不可测，而且洞中塞满了黑暗，把世上所有种类的黑暗熬成一锅的浓浓黑暗。”我们不由地跟着直子说：“那真的，真的很深呀。”倘若掉进这井里，像直子说的，没一下子摔断脖子，就只好一个人慢慢死去。那就修一

道护栏罢，可谁找得到它呢。

万一找到了，我们在《围绕羊的冒险》中听她电话里的声音就会觉得“很恬静，但像是从井底响上来的”。

“我”和那个黑服装穿得过于整洁的男秘书相向，“把小石头投进无底深井似的沉默持续了片刻。石头落到底需要三十秒”。

羊们的眼睛也“蓝得简直不自然，好像在脸两端冒出水来的小井”。

“我裹着毛毯，茫然望着黑暗深处，仿佛蹲在深深的井底。”

这些井，村上还只是在井沿上坐坐，到了《发条鸟年代记》，“我”顺着绳梯下到了那个逃学的高中女生指示的枯井。一觉醒来，觉得从井底仰望，“通过被限定的窗口，所谓自己这一意识的存在好似跟那些星星被特殊的纽带牢牢连结着”时，“我忽然想起来，黑暗中伸手找应该挂在井壁上的梯子，可是手没摸到梯子。仔仔细细大范围在壁上划拉，但没有梯子。在应该有它的地方梯子已不复存在”。于是，整个故事的诠释就离不开井底了。

《发条鸟年代记》是三部曲，每一部都有带“井”字的小标题：第一部第四节《高塔与深井，或者远离诺门坎》，第五节《柠檬糖中毒，不会飞的鸟与干涸的井》，第二部第九节《井与星星，梯子怎么消亡了》，第三部第九节《在井底》。村

上被称作文体家，那么，每一个小标题，小标题的每一个字，都应该是有意为之，并贯穿三部曲。写《发条鸟年代记》第一、二部的时候，他把觉得多余的章节砍下来，写成另一个中篇小说《国境之南 太阳之西》，或许因为把井这个意象在《发条鸟年代记》里集大成，所以《国境之南 太阳之西》没出现井。

《发条鸟年代记》第二部《关于妊娠的回忆与对话，关于苦痛的实验性考察》中，“我”在黑暗的井底想：“不要再考虑意识了，考虑考虑更现实的事，考虑考虑肉体所属的现实世界。为此我来到这里，为考虑现实。要考虑现实，我认为尽可能远离现实为好，例如深深的井底这样的地方。本田说过：‘想下到下面时，就下到最深的井底。’靠着井壁，我慢慢吸进有霉味儿的空气。”

村上春树于1991年赴美。打的去驻日大使馆取签证，在车上听到老布什下令空袭巴格达的新闻。到了普林斯顿，到处是战争的昂扬，电视上却没有血、尸体与痛苦的画面。在这种环境中，村上开始写《发条鸟年代记》。他说：“假如没去美国，就在日本写这个小说，那就会和现在的东西有所不同罢。人生说‘假如’是没用的，虽然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我认为这个‘假如’也具有相当大的意义。”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写战争，各种版本合计印行两百多万册。据他夫子自道，

《发条鸟年代记》以后的作品“转向了徐徐失去都市性世故及轻飘的方向”，“在登场人物身上逐渐看到了‘与什么相关’这种意志似的东西”。此作是村上文学的转折点，探讨暴力之根源何在，不仅内容沉重了，文体也有变，不再是一味的轻巧。这个荒诞故事的线索是妻子突然不知去向，丈夫往来于1939年的蒙古、满洲及现在的东京，执着地寻找。两部刊行后觉得意犹未尽，不得不写第三部，于1995年夏出版。据说以《发条鸟年代记》为境，亚洲读者喜欢此前的作品，而欧洲读者喜欢后来的作品，这就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及时代的差异罢。有人说中国与日本相差二十年，似乎我们如火如荼读村上的现象也可以为证，这现象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社会的。

1983年村上春树接受采访，说到井：

“井，喜欢啊。可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小时候用过，我家有。

“比较那个喜欢土里面啊。打过去就喜欢挖洞（笑）。一有时间罢，就在我家院子里，用小铲子挖洞，孩子的时候。现在也比较喜欢，总在挖。觉得喜欢啊，喜欢进到里面。

“所以就喜欢菊池宽的《恩仇的彼方》罢（笑）。后来不是‘大逃亡’，这叫人喜欢（笑）。

“再有罢，埃德加·巴勒斯的《地底世界》，拼命挖洞，